

列寧文集

〔第二冊〕

(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



列 寧 文 集

第 二 冊

(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1488

列 寧 文 集

(第 二 冊)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東 德 布 胡 同 十 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上 海 大 連 路 一 三 〇 號)

字數：185,000 一 九 五 四 年 二 月 北 京 第 一 版
印數：1—70,000 一 九 五 四 年 二 月 上 海 第 一 次 印 刷

「列寧文集」第二冊包括列寧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所寫的若干著作。列寧在這個時期的重要著作已譯成中文的除收入本冊的外還有：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九〇五年）（莫斯科版單行本）

馬克思論美國「土地平分運動」（一九〇五年）（見「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
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一九〇五年）（人民出版社版單行本）

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一九〇五年）

莫斯科起義底教訓（一九〇六年）

論抵制（一九〇六年）

（以上三篇見「列寧文選」兩卷集）

游擊戰爭（一九〇六年）

「馬克思致庫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一九〇七年）

「伯克爾、狄慈根、恩格斯、馬克思等人致左爾格等人書信集」俄譯本序言（一九〇七年）

（以上均見「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

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一九〇七年）

（莫斯科版單行本）

土地問題與「馬克思底批判家」（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七年）（見人民出版社版「土地問題理論」，上卷）

目 錄

一九〇五年

社會民主黨與臨時革命政府	一—三
--------------	-----

一	一
---	---

二	五
---	---

三	一
---	---

四	三
---	---

革命底階段、方向和前途	三—八
-------------	-----

小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二九—三九
------------------	-------

俄國革命開始了	四〇—四三
---------	-------

兩個策略	四四—五三
------	-------

無產階級底鬥爭和資產階級底奴顏婢膝	五四—六〇
-------------------	-------

革命軍隊與革命政府	六一—六九
-----------	-------

抵制布里根杜馬與起義	七—六
革命軍隊伍底任務	九—八
總解決的關頭快到了	八—九
軍隊與革命	九—九
自由派的職業團體與社會民主黨	九—九
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	九—一〇
新的任務與新的力量	一〇—一一
第三次代表大會	一一—一二
致布魯塞爾社會主義國際局秘書處的信	一〇—一二
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的信	一二—一三
論黨底改組	一二—一三
一	一—二
二	二—三
三	三—四

一九〇六年

工人政黨及其在現時情況下的任務	一四一—一四四
是否要抵制國家杜馬？（「多數派」底行動綱領）	一四五—一四八
杜馬底解散與無產階級底任務	一四九—一七一

一	一四九
二	一五四
三	一五七
四	一六三
五	一六九
六	一七〇

在大風暴之前	一七三—一七七
論與立憲民主黨人的聯盟	一七八—一九三
出席統一代表大會的前「布爾什維克」政派組織代表告全黨書	一九四—一九九

一九〇七年

反對抵制（一個社會民主黨政論家底時評之一）	二〇〇—二〇五
五	二〇〇
六	二〇九

七	革命社會民主派底行動綱領	二六—三八
一	關於非黨的工人組織和無產階級中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派別（提交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決議草案之一）	三九—四一
二	列寧在黨的法庭上的辯護詞（或反對中央委員會中那些孟什維克委員的控訴詞）	四三—四六
	國際社會黨人底斯圖加特大會	四七—五〇

社會民主黨與臨時革命政府〔二〕

一

五年以前，有許多社會民主黨底代表還認為「打倒專制政體！」這一口號提得太早，使工人羣衆莫明其妙〔三〕。當時我們稱這些代表爲機會主義者，是很公平的。我們曾經對他們再三解釋過：他們落在運動之後，他們不懂黨底任務，不懂黨是階級底先鋒隊，是階級底指導者和組織者，是整個運動及其根本的和主要的目的底代表。此等目的時可以被日常的工作所蒙蔽，然而此等目的是鬥爭的無產階級底照路明星，這種意義，無論何時都不應失掉的。

當此革命烽火瀰漫全國的時候，當此最不相信的人也相信在最近的將來專制政體必然要倒台的時候，而社會民主黨又要碰到（儼然有什麼歷史底諷刺似的）這樣的反動派，機會主義者，他們企圖把運動向後拉，減低運動底任務，蒙蔽運動底口號。與此等企圖底代表者論戰，成爲目前的任務，且具有（不管那許許多多不愛黨內論戰的人底意見如何）絕大的實際意義。因爲我們越是接近於直接實現我們最近的政治任務，則對於此等任務的了解便越發必需十分明白，而在這個

問題中所有一切的曖昧，遺漏或思慮不周，就越有害處。

但是在社會民主黨的新火星派或（幾乎與它一樣的）工人事業派（三）中間，思慮不周的却是不少。「打倒專制政體！」的口號，是大家同意的，不僅所有的社會民主黨人，同時所有的民主派，甚至所有的自由派（如果相信他們現在的言論）都是同意的。然而這個口號是什麼意思呢？應當怎樣去推倒現在的政府呢？誰應召集立憲會議呢？（現在解放派——參看「解放」第六十七期（四）——也準備把立憲會議當自己的口號提出來，並承認普遍的……選舉權。）在立憲會議選舉時，爲使這個選舉真正能自由舉行和代表全體人民底利益，需要些什麼切實的担保呢？

誰對於這些問題沒有明確的回答，他就不懂「打倒專制政體！」的口號。但這些問題必定要歸結到臨時革命政府問題；因爲在專制政體之下，要完全保證用真正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無記名的投票來實行真正自由的全民選舉以產生立憲會議，這不但靠不住，而且簡直不可能，這都是不難了解的。假如我們不是無謂的提出即刻推倒專制政府這一實際的要求，那末我們就要弄清楚，我們究竟想用什麼別的政府來代替這個被推倒的政府？換句話說：我們應如何去觀察社會民主黨對臨時革命政府所抱的態度？

目前社會民主派裏面的機會主義者，即新火星派對於這個問題，如五年前工人事業派對於一般政治鬥爭問題一樣，正在努力把黨拉向後轉。在這個問題上，新火星派的反動見解，在馬爾丁諾夫底「兩個專政」這本小冊子上最充分地發揮出來了；對於這本小冊子，「火星報」（第八十

四期）〔五〕特別加以稱讚和介紹，同時我們也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們的讀者去注意了。

馬爾丁諾夫在自己的小冊子上，一起頭就用這樣可怕的前途來恐嚇我們：「如果革命的社會民主黨能用強固的組織去『指定和施行全民的武裝暴動』而反對專制政體，像列寧所夢想的一樣，那末全民的意志，在革命之後馬上就會指定這個政黨爲臨時政府，這還不明顯嗎？那末人民就會把革命的最近命運，委託這個政黨而不委託其他什麼政黨，這還不明顯嗎？」

社會民主派竟說出這種話來，這當然非常奇怪；然而這是事實。俄國社會民主黨未來的歷史家，將要非常驚奇地指出：在俄國革命剛剛開始時，社會民主黨底基朗特派〔六〕曾經用這種前途來恐嚇革命的無產階級！馬爾丁諾夫底小冊子（以及新「火星報」上許多文章和論文中的許多段落）全部內容就是形容這個前途之「可驚」。新火星派思想上的領袖在這裏聽到「奪取政權」而驚訝，他們似乎看見了「雅可賓主義」，巴枯寧主義，屠卡却夫主義和其他可怕的主義等一樣；而這些主義正是各種革命婆婆很喜歡用來恐嚇政治上的嬰兒的。當然，此地非「引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話不行。可惜，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話都被亂用呵！例如：「一切的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個真理，曾經被人①引去辯護我們的政治任務底狹小和政治鼓動與鬥爭方法底落後，這你們還記得嗎？現在，恩格斯又被人拿去做擁護尾巴主義的護身符了。恩格斯曾在「德意志農

① 這是指經濟派和「工人事業」雜誌。——俄文版編者註

民戰爭」一書中寫道：「極左黨領袖們最壞的遭遇就是：當革命運動尚未充分成熟，尚未達到使他所代表的階級能够獲得統治和施行保障這種統治的辦法時，這些領袖們就爲情勢所迫非奪取政權不可。」如果留心讀一讀馬爾丁諾夫所引來的這段話底起句，那末就能够完全相信，我們的尾巴主義者如何曲解恩格斯底意思。恩格斯所說的，是保障一階級統治的政權，難道這還不明白嗎？因此，對無產階級而言，這就是保障無產階級統治的政權，即爲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馬爾丁諾夫不懂這一點，他把推倒專制政體時的臨時革命政府與推倒資產階級時的有了保障的無產階級統治，混爲一談，他把工農民主專政與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專政混爲一談。可是再看恩格斯底下文，他的意思就更加明白了。他說，極左黨底領袖將要「堅持其別階級底利益和用空言、許諾以及確信別階級底利益就是自己本階級底利益，來敷衍自己的階級。誰一落入這個虛僞的地位，他就必然陷於死亡而無可救藥」。

加上着重點的文句，顯然證明：恩格斯預防這種虛僞的地位，這種地位就是由於領袖不懂「自己的」階級真正的利益和不懂革命真正的階級內容所致。現在，我們試用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使我們的深思遠慮的馬爾丁諾夫得以明白。想代表「勞動」利益的民意黨人曾經竭力相信，在俄國立憲會議中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將爲社會主義者，於是他們就陷於虛僞的地位了，結果他們必然遭受無可救藥的政治的死亡，因爲這些「許諾」和「確信」不合於客觀的實情。在實際上他們將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底利益，「別階級底利益」。最尊貴的馬爾丁諾夫！你是否也開

始懂了一些呢？現在社會革命黨人把俄國必然到來的土地革命，看作什麼「社會化」，「土地轉交人民」，「平均使用」底基礎，於是他們也陷於虛偽的地位，他們必然要遭受無可救藥的政治死亡，因為實際上他們所能達到的改造，恰恰是保障別階級——農村資產階級底統治，所以革命發展愈速，則他們的空言、許諾和確信，便要被實際情形推翻得愈快。最尊貴的馬爾丁諾夫！你還不懂得這是什麼一回事嗎？你還不懂得恩格斯實在的用意就是要指出不懂革命真實的歷史任務的人就要遭受死亡嗎？你還不懂得恩格斯底話正是適用於民意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嗎？

二

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領袖不懂革命底非無產階級性的危險，而聰明的馬爾丁諾夫從這裏得出結論說：無產階級領袖（用自己的獨立的綱領、策略——即一切宣傳和鼓動——和組織來把自己和革命的民主派分清界限的無產階級領袖）在建立民主共和國時起一種領導作用，這就是危險的。恩格斯認為，領袖們把革命底假的社會主義內容與真的民主主義內容混爲一談，這是危險的；而聰明的馬爾丁諾夫從這裏得出結論說：在建立民主共和國時（這是資產階級統治的最後形式，又是對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作階級鬥爭的最好形式）（七），無產階級與農民共同自覺地建立工農專政，這是一種危險。恩格斯所看到的危險性就是：陷於假的，虛偽的地位，即是言行不符，口

頭上許諾這一階級底統治，而在事實上則保障另一階級底統治，恩格斯認為這種虛偽，便是陷入政治死亡的必然性，而聰明的馬爾丁諾夫從這裏得出結論說：如果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不爲無產階級和農民保障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那就有遭受死亡的危險。聰明的馬爾丁諾夫無法明瞭，在爭取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時，這樣的死亡，無產階級領袖底死亡，成千成萬無產者底死亡，固然是軀殼的死亡，但這不僅不是政治的死亡，恰恰相反，而是無產階級政治上絕大的獲得，是在爲自由而戰鬥中無產階級領導權之絕大的實現。恩格斯認為，誰無意識地從自己階級底道路落入別一階級底道路，他必然要遭受政治的死亡，而聰明的馬爾丁諾夫一方面雖然很恭敬地引證恩格斯的話，而他却認爲誰按正確的階級的道路不斷前進，則誰就不免於死亡。

革命的社會民主派底觀點與尾巴主義底觀點中間的區別，在這裏表現得非常明顯。馬爾丁諾夫和新「火星報」從無產階級與農民所担负的最激進的民主革命任務中向後倒退，從社會民主黨領導革命中向後倒退，這樣一來他們就把無產階級底利益讓給——就算是不自覺地——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馬克思說過：我們不應準備爲執政黨而應準備爲將來的在野黨——而馬爾丁諾夫從這個正確的意思中竟得出這樣的結論說：在現時的革命中我們應抱尾巴主義的在野態度。這就是馬爾丁諾夫政治的聰明處。我十分希望讀者把他下列的議論加以思索：

「當無產階級未舉行社會主義革命時，無論整個國家政權，或部分政權，它都不能接受。這是無可爭辯的原理，這也就是我們所以和機會主義的『壽列斯主義』不同的地方」……（馬爾丁

諾夫，第五八頁）——我們可以補充一句，這也就是證明尊貴的馬爾丁諾夫顯然是一竅不通。把無產階級參加反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權與無產階級參加民主革命混爲一談，這就是毫無希望地不懂得這裏是什麼一回事。這恰巧也如把米勒蘭加入創子手加利孚（八）內閣與瓦倫加入擁護共和國的巴黎公社混爲一談，一模一樣。

如果再看下去，你們就可以知道馬爾丁諾夫如何糊塗：

「……既是這樣，那末，在將臨到的革命中，不能實現任何的政治形式來反對整個資產階級底意志（馬爾丁諾夫加上的着重點），這是非常明顯的了。因爲資產階級就是將來底主人翁……。」

第一，何以此地只說政治形式，而在上文則說一般的無產階級政權直至社會主義革命爲止呢？何以作者不說實現經濟形式呢？因爲他自己不知不覺地已經從社會主義革命跳到民主革命中去了。如果這樣（這是第二），那末我們的作者 tout court（即簡簡單單地）說「整個資產階級底意志」，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爲在民主革命時代正是表現出剛從專制制度下解放出來的資產階級各階層有不同的意志。說到民主革命時，僅僅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簡單地和空洞地對立起來，這簡直是愚昧之至，因爲這種革命恰恰是處在這樣一個社會發展的時期，在這個時期社會底廣大羣衆恰巧就是站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而構成最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的階層。正因爲民主革命尙未完成，所以在實現政治形式中，這個廣大的階層底利益與無產階級相

同的地方比後者與「資產階級」（就該字底真義和狹義上說）相同的地方爲多。馬爾丁諾夫不懂這個簡單的道理，這就是他糊塗觀念底主要根源之一。

再看吧：

「……如果這樣，那末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用單純的嚇倒大多數資產階級分子的方法，只能發生一種結果——使君主專制恢復原狀——無產階級在這個可能的結果前面，當然不會停止不進的，但是，如果假立憲的讓步，竟使日益腐化的專制政權復活起來，鞏固起來，事勢至此雖有最不良的結果，無產階級也不因此而不去恐嚇資產階級。但是無產階級實行鬥爭的時候在其心目中所注意的，顯然不是這種最不良的結果。」

讀者諸君，你們是否知道一些？假如有虛偽的立憲讓步來威脅民衆時，那末就是恢復君主專制，無產階級也不會不恐嚇資產階級！這好像我說：有一天別人用埃及式的死刑威脅我，就是說要我和馬爾丁諾夫一個人作一天的談話；在這個萬不得已的時候，我便採取了一個恐嚇的手段，結果使我罪上加罪，逼得我不得不和馬爾丁諾夫和馬爾托夫兩人作兩天的談話。最尊貴的馬爾丁諾夫！這簡直是狗屁不通呵！

當馬爾丁諾夫寫了上述的不通的話時，他的意思就是：在民主革命時代，如果無產階級實行以社會主義革命來恐嚇資產階級，則只能使政局趨於反動，減弱民主的勝利。再沒有別的。什麼君主專制恢復原狀，什麼在最不良的結局之下無產階級準備做惡劣的蠢事，這些都顯然談不到

的。一切的問題，依然是馬爾丁諾夫所忘記了的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的區別問題，在於就是俄國存在有農民的小資產階級的這批極廣大的羣衆問題。而這種極廣大的羣衆在目前是只能幫助民主革命，但還不能幫助社會主義革命。

我們再聽聰明的馬爾丁諾夫底話吧：

「……很明顯地，在資產階級革命前夜，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鬥爭，在某種關係上是比在這一鬥爭底最後階段中，比社會主義革命前夜，應當不同……。」

不錯，這是很明顯的，但是如果馬爾丁諾夫能够想到這個區別所在，那末他也許就不會去瞎寫上面那一堆不通的話，也不會去瞎寫他這本小冊子了。

「……爲影響資產階級革命底進程和結局而奮鬥，只有無產階級用革命的方法，去強制自由資產階級和激進資產階級底意志，只有現社會最民主的『下層分子』強迫現社會『上層分子』同意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它的邏輯的終點。這奮鬥就是無產階級隨時都把資產階級放在這樣的生死關頭：或是向後倒退到君主專制底鐵蹄之下，翻身不得；或是與民衆一道，共同前進。」

這段趣話，就是馬爾丁諾夫小冊子底中心之點。該小冊子底全部秘密，全部的基本「觀念」，就在這裏。但是，這些聰明的觀念究竟是什麼？請看：社會「下層分子」是什麼？聰明的馬爾丁諾夫畢竟還是提到了的所謂「民衆」，到底是什麼？這就是千百萬小資產階級的、城市的和農民